



恰逢周末值班,由于单位不开灶,便在冰箱找到给儿子买的黄糜子馍准备带去。原本打算让儿子忆苦思甜,不料儿子这几天没回家,黄糜子馍已经咧开嘴,里面红色的豆沙枣泥馅已经露出。

到单位忙完手头事,肚子也有点饿,就用

电暖气烤热糜子馍吃,咬一口,有些掉渣,我使用双手接着吃。很久没吃粗粮,湿湿的味道加上豆沙和枣的香甜,吃在嘴里“五味一体”全来了,看着自己双手捂馍的动作,体会着嘴里的味道,双眼模糊的视线,将我拉回童年难忘的岁月里……

1986年,第六个五年计划刚刚落地,国民经济年均稳步增长,消费除粮油外已基本取消票证,国民整体生活水平不断好转。但我家娃娃多,粮食交完公购粮后,基本够吃,留的口粮就卖一些,补给家用。母亲为了统筹与均衡,蒸馍时偶尔粗细粮结合,一半麦面馍一半糜子馍,糜子馍大多是大人吃,孩子们吃麦面馍。我们偶尔也跟着父母吃。记得母亲说,吃糜子馍一定要用手接着,

渣渣掉手里还可以吃,既不会衣服粘上馍渣渣,也不浪费粮食。

那时邻村娃娃在我们村上小学,由于中午有的人住得远回不了家,就带几个馍当午餐吃,我每次去学校看见他们都吃的是不黑不白的麦面馍,看他们吃得津津有味,与我们吃的又湿又硬又难咽的粗粮相比,心里偶尔会埋怨父母。有一次问母亲,为啥别人家不吃糜子馍,母亲摸了摸我的头说:“咱家娃娃多,不要和人家比,你们都好好念书,我和你爸也鼓励劳动,粮食不卖了,咱们以后天天都吃白馍,光景也会越过越好的。”说话间,我看见母亲面带微笑,但眼里却是湿的。

此后,我常常放学回家看不见父母,下午放学也是铁将军把门。原来,父母每天起

一个糜子馍

□郝宝印

早贪黑劳作在田间地头,他们比以前更辛苦了,春天挖药材,夏天挖蝎子、钩槐米,深秋冒着寒冷在沟里挖“冬花”(一种药材)。他们用忘我的劳动,改变着我们吃糜子馍的日子,改变着家里的光景。母亲说,国家政策好,只要肯吃苦、勤劳动,日子会一天比一天过得得好。

如今,再想吃母亲蒸的糜子馍已经成为奢望,因为母亲年龄大了,行动不便,已经不能为儿子再蒸一锅一半麦面一半粗粮的馍了。

当我写完这些带着深情、感恩、幸福的文字时,望着办公桌上那块未吃完的糜子馍,想念着当初的味道,带着香甜吃下……

快乐家园

笔记本用完了,今天专门抽时间翻找空白笔记本,顺便拂去灰尘整理一下。我把没用过的单独放,以便用时顺手。

随手拿起最上面一本,打开封面,准备按惯例题一句自己喜欢的诗句或者座右铭,这是我多年的习惯。“怎么有女儿的笔迹在上面?”我好奇地继续往下翻,跳过扉页,几行歪歪扭扭的字出现:

11月18日 星期四 晴

今天我的妈妈要出国去了。妈妈走之前对我说:要听爸爸、姐姐的话。我泪流满面的答因(应)了妈妈。妈妈走后,我就在(再)也没笑过,有时候我那不好的心情就一直(直)在想你。我难过,我每天都睡不好,我真想让你lou(搂)着好好睡一个好觉。我又想了想,你给我打过电话,我很高兴,你马上就回来了,我更高兴。

我爱你,你爱我吗? 逐句读完,鼻子一酸,泪眼婆娑。

现在是2021年11月,女儿写这篇日记是2015年11月,整整十五年过去了,我今天才看到,相比较孩子的深情,我的深情不及。

那年因公去巴西、阿根廷和智利考察农业,陪伴女儿的时间很少。没想到,孩子们的需求是这样丰富,我的陪伴对女儿来说是看不见的精神滋养,陪伴过程中的亲密,与孩子的纽带是任何冰冷玩具不能替代的。

记得曾看过一篇报道,汶川地震后,毕淑敏作为灾区慰问团心理医生代表,出发前一直思索给孩子们带什么礼物,其他人的建议被她否定,最后决定带绒毛公仔,因为她说,绒毛玩具具有亲肤感、柔软,可以代替妈妈的抚摸。事实证明她做对了,孩子们紧紧抱着她带去的绒毛玩具,一刻也不放手。

脑海又浮过一个画面:每次出差,女儿总是要提前放一套我的睡衣在她枕边。我好奇她为什么这么做,她说:“晚上我抱着你的睡衣睡觉,就是抱着妈妈睡觉。”当时我不以为然,如今看来,那些取笑多么幼稚,在孩子面前,其实有时我们做父母的才是幼稚的。

想我们的深情也能如孩子,不给自己、不给孩子留下遗憾。我郑重地用钢笔一笔一画写下:“妈妈也爱你,好好好爱你。”虽然这个回复晚了十五年,但这个回复依然不能少。

十五年未查收的爱

□田丽娜

往事如烟



碰见,有时几天不曾看见。可是我知道有姨在这儿,在小城也不那么陌生了。

可是到冬天,宁姐给我打来电话,说老家一个堂哥来了,大家晚上聚聚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其实是一场送别:姨还是放不下她后来生活多年的地方,还是要回渭南的村子。

听母亲说,姨走前还特意转道商州,与她见了一面。姨说和女儿分开好多年,怎么好意思在暮年麻烦亏欠太多的大女儿呢?而渭南正在上幼儿园的小外孙还需要她接送。以后,就准备在那边度过了。

姨走后,每一次走过与姨遇见过的路口,总禁不住驻足静立。想着姨会不会叮咛一句:“可能要下雨,早点回去;这边夏天热,你太瘦,要多吃饭注意身体……”但是我知道在这小城,再也不会见到姨了。

如今,虽然我也已离开了小城,但常常怀念那段时光。又一个冬天来临了,在遥远关中平原的某个村庄,姨,你还好吗?

亲情一线

他乡遇见姨

□杨青梅

几年前的夏天,工作变迁来到这座小城。一天早上,当同事在楼下喊我,说有人找。当一位老人与一位年轻女子走到面前时,我才“姨,宁姐”的赶快站起。

姨是母亲年轻时的朋友,她们都从川道嫁到山里的小村庄,一对好姐妹再次成为乡邻,一起在那片土地上劳作。她们的境况也相似,那时我父亲在西安工作,宁姐的父亲在我们临县,家中的担子常常落在一个人肩上,她们经常相互帮忙。

那个夏天,姨家发生了一些事。后来,姨决然离开生活了十多年的村庄去了山外,听大人说是渭南的一个村子。宁姐中学毕业后到她父亲所在的城市工作,也就是此时我们相遇的这个城市。后来父亲工作变动,我们也离开了村庄,多年来与姨一直没有见过。

记忆里,姨当年乌黑的长辫子如今已是灰白短发,被妈妈当时笑说,不管山风怎样吹太阳怎样晒,都晒不黑的那一张总含笑的脸庞,如今已满是深深浅浅的皱纹。时光无情,世事沧桑,如果是在大街上遇见,我们会认不出的!

以前,妈妈很忙,把我放到姨家就匆匆走了。姨抱着哭花了脸的我哄着,等我不哭了,就让宁姐给我折纸飞机。此后,在小城里,我们总会不时遇见。她买菜时,总要过来给我放一些;有时,姨又一大早起,让我下班后去家去吃饺子,如果不去,就把饺子煮好给我送来。

被姨如母亲般的关怀着,整个夏秋里,有时街上

感伤的艺术

□李国文

与“感伤”的意思。

我不太喜欢摄影展览中,每幅展品下面的文字标题。让站在你作品前面的观众,愿意怎么看就怎么看,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。何必一定要用文字标题,限制观众的想象力,或者引导他向某一方面去理解你的作品呢。

无言胜似有言,静止的照片,要比活动的照片,如电影、电视更具说服力的地方,就在于它更接近真实。有了连贯起来的画面,构成动作,那和人的内心距离就更远了。因为,人在摄像机或摄影机前,会有一种不自然的尴尬,而一旦不尴尬了,又会有情不自禁地表演欲望。所以,别指望在电影电视里,得到绝对的真实。

虽然在照片中也能看到顾影自怜的姿态,但它至少没有喋喋不休的演说、没有手舞足蹈的表演。每位摄影艺术家,无不以追求真实自然为己任,一张哪怕不经意拍出来的照片,也许在将来也会被视为宝贵的历史真实。每年所评选出来的最佳摄影作品,特别是新闻照片,哪一幅不是惊心动魄的真实呢。也许,这就是摄影艺术永恒的生命力吧。

世相物语

摄影作品的价值,一是真实,一是时间。照片,永远是沉默的见证人。它不说话,但它告诉你一切。高超的摄影师,能够在静止中,照出人的内心,照出真的感情,照出无需用语言来诠释的意蕴,照出说不出但可以感觉出的氛围、情调和境界。

一直认为,摄影是一门制造感伤的艺术。只要取景镜头里,有人、有事,随着斗转星移,无论拍摄者、被拍摄者,都会对一去不回、但仍记得起的那一刻怦然心动。因为,摄影器材拍摄下的画面,尽管只是一瞬间的事,可立即就成为已经消逝的过去,成为永远也不会再来一次的历史。因此,越是发黄褪色的照片,也就越多感伤意味。

二十世纪末,无论照片冲洗出来后,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,快门按下那一刻,就把你和那一刻的时光定格了。于是,那张纸上永远是昨天的你和前天的你。这一刹那,也许你是快活的,但时间相隔得越久,这快活也就越来越少,因为你会变老。所以,看到昨天、前天、几年前乃至几十年前的旧照片,便有不是滋味的感觉。这种感觉,用民国时期的语言来说,那就叫作“生的门管”,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“伤感”



和谐·共生

人与自然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